

歷
史
與
空
間

龍香，投向詩國的夢

張詩劍

一位作家、詩人，一位書畫家、文化人，他們能不離不棄地在多元的文化陣地中堅強地追求與創作，在不同領域去挖掘和建樹，這是非常難得的，有了他們的夢想和努力，就會出智慧和成果。這些果實就依靠人類自己用文字或其他符號記錄下來，就形成人間豐富多彩的文化。

一個文學藝術團體，就應該去促進文學創作和各種文藝活動。文化是民族的命脈，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凡是文明的國度，都十分重視提高文化的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社會風尚的作用。否則，每個國家和全球社會有何「文明」可言？中華國度宣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西方國家則強調多元文化的發展。總之，從整體格局來看，東西文化都在相融相撞而殊途同歸，也都要通過書寫、記錄、雕刻、印刷、出版等手段，將它保留下來，傳承下去。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自其前身龍香文學社於一九八五年成立至今，已近三十年；《香港文學報》一九八八年由張詩劍、陳娟和巴桐也向政府註冊運作已二十七年；一九八七年詩人傅天虹加入龍香社，詩劍、盼耕召集龍香詩人加盟傅天虹主持的《當代詩壇》，也已二十八年。這個屹立不倒的文學之會和《香港文學報》、《當代詩壇》，令這個文學群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輻射力。後來龍香又衍生出一些文藝團體和刊物，出現一個「龍香文學現象」帶動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成立。這在香港文學史上是一個奇蹟。一是，時間最長，自籌辦文學團體和刊物都超越四分之一世紀，或近三十年；二是，會員較多，前二十五年不收會員費，加入者踴躍；三是，出版最多，由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和《香港文學報》社編發或出版的純文學著作逾五百多部。

龍香文學社一九八五年成立後，經過六年努力，已有四十多位作家會員。他們多數集中在《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文藝副刊發表作品；港外還有北京《詩刊》、《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海《文匯報》和《文學報》，深圳《深圳特區報》、《特區文學》，廣州《羊城晚報》、《華夏詩報》，《澳門日報》，福建《福建文學》、《海峽文藝》、《台港文學選刊》、《台港之窗》，美國《僑報》，台灣《創世紀》、《幼獅文藝》、《秋水詩刊》、《葡萄園》、《紫丁香》和《文訊》等發表文學作品，這就大大促進了龍香文學群體的創作熱情和作品質量。龍香社最早與深圳作家協會進行台港澳文學交流活動，深圳小梅沙的交流聯歡活動，曾驚動粵港文壇。

一九九一年，中國文聯《四海》大型文學雜誌主編白舒榮，首先引薦我們這個文學團體與之合作出版「香港台灣與海外華文文學叢書」之香港「龍香文學叢書」三大卷，詩歌卷《寫給情人》、散文卷《萍影春情》、小說卷《淺水灣之戀》。這是龍香社第一套文學叢書，從此，龍香叢書連續出版了五百多部。其中包括漢英對照的「龍香詩叢」七十五部。另還編輯出版《夕照詩叢》十部（包括中國艾青、冰心、臧克家、卞之琳、蔡其矯等十位泰斗詩人）。一九九四年，本文學會與長江文藝出版社聯合

編輯出版「香港當代文學精品叢書」共六大卷，向全港作家徵稿，這套叢書有較廣泛的代表性，不分任何派別，時間跨度較長，大凡收八十年代及之前的香港名家代表作。曾獲得香港文學界公正的讚譽。

二零零九年，本文學會和文學報社，為慶祝新中國誕生六十年，由張詩劍負責向中國作家協會申請出版一套二十一本的「新紀元香港作家文叢·家國情懷集結號」，由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作序，作為國慶獻禮。這套叢書是：古松的《詩法同行》、劉百達的《多彩旅途》、江燕基的《箋》、杜若鴻的《夢斷西湖》、張詩劍的《香妃夢迴》、張繼征的《兩江情》、張繼春的《飛進e時代》、宋詒瑞的《童眼看世界》、林子的《愛的世界》、林智育的《飄逸的音符》、陳娟的《沐心》、胡少璋的《香港的腦與手》、盼耕的《生與活的洗禮》、度母洛妃的《舞吧！洛》、春華的《中華禮讚》、唐至量的《走出洪荒》、傅天虹的《四地行吟》、黃熾華的《半山迷娘》、路羽的《月色朦朧》、蔡麗雙的《蘊美弘愛鐫詩心》。這套叢書出版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召開此套叢書的文學研討會，這是香港作家從來未見過的文學界大喜事。而且這套叢書，大部分都贈送到全國二千多家圖書館，叢書出版五年來，多數獲得不同的讚賞和論評，更有多位作家獲了不同獎，或被選入跨歷史的、大型的名家名作經典叢書和大學、中學教科書中。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本文學會和《香港文學報》社又收集各路名家評論龍香群體作家的文章，出版九大卷「香港作家作品研究叢書」，約三百五十多萬言。這個評論規模在香港文學社團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

對文學能有持久的興趣與追求是十分可貴的，個人能持續不倦努力創作固然決定於本身的才華與意志，一個團體能在無政府經濟支持背景的困境中挺立三十載並能正常運作，可謂難中之難也。本人深刻感受到，能對文學懷不衰的情感，應從作家的心理學去尋找其位置。只有文學女神才能對此智力的推動和對美麗事業的重構產生影響。作家們應該以平淡心去看待權威，不要求權貴撐腰，應由自我去塑造權貴。有人說，到香港你能聽到「龍香」，你就能看到香港文學的影子。《台港文學選刊》的主編宋瑜曾評論說：在香港，「龍香，是投向詩國的夢」。這就是「龍香文學現象」，也就是一些名家強調的，文學寫作需要一個「場」的現象，更能催化文學創作的氣氛。

從「龍香」到「文學會」，歷經香港回歸之前後近三十年，三十年影響香港文壇原來向西風傾斜之氛圍，要力爭華文文學在「兩制」格局中獲得共同發展。這期間，龍香種多少文學樹，收多少文學果，有目共睹。風雨龍香，邁向三十載，一步一步堅定向前走，去發掘文學典藏，得失不計，無怨無悔，有樹就種，果熟就摘，向歷史交卷。現在同仁正籌備出版新一套會員作品集，包括《詩歌卷》、《散文卷》、《小說卷》，封面由松、竹、梅歲寒三友成套，象徵同仁的文學志向，由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同仁要我作序，龍香有夢，夢此實情，是為序也。

書 若 蟬 蛸

葉 輝

鹽田仔的前世今生

話說1997年的一個早上，腦海中有一些關於李國威的冷記憶：天氣寒冷了一陣又回暖了，但冷了的記憶卻一直沒有半點回暖的跡象。想起1988年至1989年，每次經過天樂里，都跑上博益編輯部，找李國威聊幾句，有時一起抽一會兒煙，有時一起找個地方喝幾杯啤酒。記得他寫《船》，裡面有一種久已失傳的辛笛風：猶應惦念我——空船上的白衣旅人；也記得他寫《曇花》，裡面有一種存在過但消失了，消失了卻永遠存在的好東西：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為這盛開的容顏。

有一段日子，大夥兒常常去郊遊（比如有一回，一起去了鹽田仔找房子），李國威有好幾次也帶同妻子和女兒一起去，但在大夥兒的喧鬧中，他總是沉默的，話不多，至少是比較沉靜的一個。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個星期，天氣時刻起着變化，記憶也飄忽不定；以為和暖，晚來有寒流，患了感冒；以為漸漸清晰，卻一個不留神便曖昧了起來，記憶總有一些空隙等待填塞，總有一些斷層，等待接駁。

那等待接駁的斷層到底是什麼呢？都記不清楚了，只依稀記得，那大概是一生中無數未盡之夢吧，比如說，關於眾人一起到鹽田仔找房子（及其夢想）。對不起，本來要寫鹽田仔這個小島的前世今生（比如陳孟德夫婦如何在小島上開闢鹽田，聚客成梓里；又比如小島上的聖若瑟小堂興衰史，澄波書院歷百餘年滄桑，至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完成了歷史使命）；一不小心，差點就變成了悼文；可是回心一想，書寫香港地方志，何嘗不是悼念一個已然逝去而一去不返的時空？

正因如此，兩年前在報上讀到一則不大顯眼的訪談，當中說到一名年近半百的廚師到鹽田仔尋夢，在荒村找到一間荒廢已久的房子，簽下十年租約，邊學邊做，憑自己一雙手，將破損的房子改建成夢想之屋，竟也惹來了假日鄉村人紛紛前去圍觀——如此說來，那無疑是鹽田仔這小島上的一大奇蹟，至少對二十八年前曾到小島上找房子的人來說，正是大無畏所創造的奇蹟。

這廚師讀書不多，藏書也不多，可都是與鄉郊生活相關的，在他看來，鄉村生活雖然很簡單，但每一個細節都大有學問，如果要認真學起來，即使花上一生也嫌太短；然而，他在修好的房子裡所體會的，倒是天人合一的大自然之美，無論多富有也買不到的：「只要附近濱西洲高爾夫球場一熄燈，天空就多了很多星星！」

鹽田仔的信史可遠溯至三百八十多年前，那是清初，經歷了英治時期，經歷了全村歸信天主，經歷了村民都離去了一些往城裡去，有些移民外地；鹽田仔一如香港，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大變和小變，當中有很多故事，卻又猶如一個廚師的故事，夜裡但見滿天星斗，千顆萬顆，太壯麗了，同時又太平凡了，那就猶如根本就沒有故事。

亦 有 可 聞

劉博超

季羨林不為人知的一面



■ 和藹可親的季羨林先生是位有求必應的謙謙君子。網上圖片

承回憶，季羨林內心裡是喜歡西方的生活方式與着裝的。不過，隨着1949年中共建政，原先可以引以為傲的西洋教授範兒成了小資產階級脫離群眾的明證。伴隨着思想改造的步伐，教授們開始「發現」自己身上的「原罪」。季老弟子張保勝說，當時的自我檢查叫做「洗澡」，分為大中小三類，季羨林洗了個「中盆」。這時的季羨林默默放下了那身剛剛穿得筆挺起來的西服，換上了藍色中山裝和熟悉的土布鞋，此後終其一生都以一介老農的形象示人。

所以，在一般人眼裡，季羨林一直都是嚴肅不苟樸素得土氣的「農民學者」，多不知道他也有追求時髦的少年心。着裝上，他樸素得很，但生活的很多方面，他還是保持了自己的洋化新潮。季老弟子梁志剛回憶，1964年國慶，一向親近學生的季羨林把他們叫到家裡看慶典直播，要知道那時候全北大只有教工活動中心有一台電視，放在今天看，季羨林絕對是一個弄潮兒和先鋒派，對一切新鮮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北大校園裡，很多新東西都是季家先用起來的。所以，雖然着裝上的洋派頭隱遁了，留德十年給他範鐫的精神上的貴族氣則伴隨了他終生。

清與平——冷面背後的菩薩心

在研討會上，卞毓方給與會者講了一個小故事。胡喬木是季羨林清華時的老同學，一個走入政治，一個選擇學術。上世紀五十年代，胡喬木去蘭州考察，想帶季羨林一起去，但季羨林婉拒了。後來別人問到，他說「跟着一一起去，地方官員鞍前馬後的，我夾在中間，倒像是狐假虎威。雖然政治地位不同，但我們的人格是平等的。」平緩雍容之外，另有一種鋒芒。無獨有偶，季老的學生梁志剛曾為季老寫了一部傳記，要請季老出席發佈會。「季先生先是不肯去。聽是出版社為了宣傳後覺得倒也合理。但他提出，簡單掛兩張照片就行，千萬不要掛跟部長及以上級別的人的合影。」季羨林作為知識分子的清高狷介可見一斑。

不過，季先生對學生卻又恢復了和藹溫厚、平易近人的一面。梁志剛說，他入學時，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大家都窮，幾個人用一個臉盆。偏又衛生條件差，鬧起紅眼病來。大家跑到花鳥市場買種花的陶土盆子洗臉。一天，季羨林來宿舍轉，吃了一驚，「池子裡怎麼全是尿盆子？」幾天過後，當班長的梁志剛接到團委的電話，通知他沒臉盆的人可以去領一個臉盆。過了很久，他才知道，是季先生自己掏了一百塊錢給同學們買了五十個盆。

季先生去了，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卻是久留。正如季羨林國際文化研究院院長卞毓方會上所總結的：「季羨林是一本大書越是發掘就越會發現更多的精神財富，對季羨林的研究才剛剛開始。」這次研討會由中國孔子基金會、聊城市政府、聊城大學共同主辦，季羨林先生的家屬季承，季老弟子張保勝、梁志剛等，孔子基金會及聊城市、聊城大學領導、專家參加了活動。

洋與土——時代背後的隱衷

季羨林研究專家、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卞毓方是季羨林在北大東語系的學生，著有幾部季羨林傳記。通過對季羨林日記和書信的研究，他首先對季羨林土裡土氣的形象提出異議。他說，季羨林出身魯西的貧農家庭，後來到濟南投奔叔父才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若不是一系列的機緣巧合，他根本沒有就讀清華和負笈德國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他的底子是很土，與楊絳、錢學森等家庭優裕一路接受頂尖教育長大的學者沒法比。用現代人的話說，季羨林是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不過，對季羨林的影響僅僅在於少會了幾樣樂器，業餘愛好單調一點。從一隅之地出洋之後，年輕好勝的季羨林很快就開始在生活上適應西方文明。他在日記裡興致勃勃地寫自己是怎麼吃香腸看畫展的，很多人也都見過季羨林留德時期的照片，西裝革履風神俊朗。就是1946年回國後，他也還是保持著名教授的西洋派頭。季老的兒子季

詩
意
偶
拾

宋樹桐

夕陽西下

雲朵浸透陽光

就像從前初戀的夢

兩隻蝴蝶飛過？

翩翩的，有點似曾相識

勾起了好多情懷往事

黃昏走來窗前小坐

許久彼此都不說什麼

只是靜聽靜聽

不知心裏還是遠處

有人在淺吟低歌

這邊花開

那邊花落

青 絲

腸粉的人生表達

在飲食的江湖中，早餐最能代言一座城市的底蘊。食物的品種是否豐富，滋味是否足夠吸引，都透露着本地口味上的秘密。在嶺南，腸粉不僅是茶樓必具的基本點心，也是街市早點攤上最具賣點的小食之一。清晨，在城市的不起眼處，凡看到有小攤蒸氣縈繞，旁邊停滿了各色交通工具，不用猜就能知道，那是人們在選用腸粉激醒沉睡了一晚的味蕾。

腸粉是稻米文化地區的一大創造，有着極強的地域性。早年隨着粵菜的風行，粵式酒樓遍佈大江南北，但是作為標準的米製食品，腸粉在北方到底不是頂流行的食物。曾有北方的朋友告訴我，他至今尚未見過腸粉的模樣，而我一時之間也很難告訴他，做法看似平平無奇的腸粉為何會在嶺南廣受歡迎。畢竟有些小吃，如果只是見過或吃過，卻沒經歷過與之配套的製作場景，是不完整的。吃腸粉，如果缺乏濃郁的現場感和參與感，就很難體悟到那種聞香停步、知味停車的市井鮮活，感覺也會稍遜一籌。

街頭的腸粉攤，多是一部手推車拉着所有家什，或為夫妻檔，或為母子店，且多是由女性操作，男人打下手。做腸粉須手巧心細，還要有一定的悟性，如粉皮的厚薄，餡料的調配，火候的拿捏，醬汁的口味，都很講究。所以，凡是腸粉做得好的小攤，人們經常會排着隊吃。每日早晨，只要看到小攤準時出現，食客們就會感到安心，因為在這裡，口腹總能夠獲得簡單而樸實的撫慰。

做腸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用屨式蒸籠，另一是用厘盤。屨式蒸籠是特製的，有數格抽屨。把磨好的米漿倒入抽屨，攤勻，入籠蒸一兩分鐘，取出，往蒸熟的粉皮上撒放事先弄好的肉餡，用厘板一刮，粉皮就捲成了腸形。厘盤是在一個金屬圓盤中倒入米漿，放到一口盛滿滾水的大鍋裡，隔着滾水略燙，盤裡的米漿就熟了，再加入餡料一卷，即成為一根腸粉。小販根據客人需要的數量，將幾根腸粉切成段，盛在碟子裡，澆上醬汁，就是一盤很舒服的早點了。

而在茶樓裡，為了令粉皮顯得晶瑩透明，還會在米漿裡添加一定比例的澄粉，使之蒸熟後更為光亮潔白，透過粉皮，內裡的餡料若隱若現，旁邊再配兩根焯熟了的青菜，讓人觀之饞涎欲滴。這種直觀的表達方式，不僅是一種烹飪技巧，亦與人生中的一些道理互通。因為在現實當中，有些人的性格較為內向，但



■ 晶瑩透明的腸粉蒸熟後更為光亮潔白，透過粉皮內裡餡料若隱若現，極為誘人。網上圖片